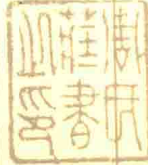


四書集義精要卷第五

論語一



學而上
孔子與論語



或問學之為效何也曰所謂學者有所效於彼而求其成於我之謂也
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己之知而效夫能者以求其能皆學之事也曰習之為鳥數飛何也曰說文文也習之字從羽從白月令所謂

孔子與禴禘

孔子與論語

1974年9月初版
1997年11月初版第十一刷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定價：新臺幣180元

著	者	錢	穆		
發	行	人	劉	國	瑞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電話：3620308·7627429
發行所：台北縣汐止鎮大同路一段367號
發行電話：6418661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6418662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ISBN 957-08-0723-7(平裝)

序言

余少失庭訓，賴母兄撫養誘掖，弱冠爲鄉里小學師，卽知讀孔孟書。爲諸生講句法文體，草爲論語文解，投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獲贈書券百元，得購掃葉山房等石印古籍逾二十種，所窺漸廣，所識漸進。時爲民國七年，新文化運動，方甚囂塵上，竊就日常所潛研默體者繩之，每怪其持論之偏激，立言之輕狂。益自奮勵，不爲所動。民十一轉教中學，先在廈門集美學校一年，轉無錫第三師範。校規，每一國文教師分班負責，隨年級自一年遞升至四年，一班畢業，周而復始。每年有特定課程一門，曰文字學、論語、孟子、國學概論。余按年編爲講義，自文字學大義、論語孟子要略、國學概論，四年得書四種。惟文字學大義以篇幅單薄，留待增廣，今已失去。其他三種，絡續出版。時有中學同學郭君，遊學東瀛，與余同事。其案頭多日文書，余借讀得蟹江義丸孔子研究一書，始知史記

孔子世家所載孔子生平歷年行事多疎誤。自宋迄清，迭有糾彈。余在論語要略中先撰有孔子傳略一章，孟子要略中續草孟子傳略。時國人治先秦諸子之風方熾，余益廣搜羣籍，詳加考訂，擴大爲先秦諸子繫年。民十九赴北平，在燕京、北大、清華、師大諸大學授課。默念衛揚孔道，牽涉至廣，茲事體大，不能專限於先秦孔孟之當時。抑且讀書愈多，乃知所瞭解於孔孟之遺訓者乃益淺，因遂不敢妄有論著。數年中，草成近三百年學術史。避日寇，至滇南，獨居宜良山中，草成國史大綱。轉成都，病中讀朱子語類全部，益窺由宋明理學上探孔孟之門徑曲折。避赤氛，至香港，創辦新亞書院，乃又時時爲諸生講論語。赴美講學，以羈旅餘閒，草爲論語新解。辭去新亞職務，移居來臺，草爲朱子新學案。又值大陸批孔之聲驟起，新近又草爲孔子傳。並彙集港臺兩地二十年來所爲散文，凡以孔子與論語爲題者，得十六篇，成爲此編。回念自民初始知讀孔孟書迄今已逾六十年，而余年亦已八十矣。先則遭遇打倒孔家店之狂潮，今又嗅及批孔揚秦之惡氛，國事日非，學風日竄。卽言反孔一端，論其意義境界，亦復墮退不可以道里計。然而知讀孔孟書者，亦已日益凋零。仰瞻孔孟遺訓，邈如浮雲天半，可望而不可卽，抑且去我而日遠。念茲身世，眞不知感慨之何從也。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七月七日錢穆識於臺北士林外雙溪之素書樓

補記

余有意彙集此編，搜尋篋中存稿，忽睹有在第三師範孔子誕辰演講一篇，距今已五十年矣。演講中闡述近代個人主義集體主義之相衝突，在孔子思想中如何融會合一，所言雖淺，私幸與最近意見無大相違，即抽出納入一紙袋中，默念此稿決非從大陸携出，不知何人相贈，以冠斯編，亦爲個人研治孔學一紀念。乃此紙袋，忽又輾轉失去，不知插放何處，屢檢不獲，只有俟他日再見，於此編重版時補入。又續獲兩稿，乃抗戰勝利後重返昆明，在五華學院所撰，亦忽忽垂三十年矣。敝帚自珍，取以補附此編之後。錢穆又識。

至聖先師孔子



孔子與論語目次

一、孔子誕辰勸人讀論語並及論語之讀法	一
二、再勸讀論語並論讀法	一七
三、談朱子的論語集注	二五
四、漫談論語新解	三七
五、再談論語新解	五五
六、本論語論孔學	六七
七、孔子之教與學	九七
八、孔學與經史之學	一〇七
九、從朱子論語注論程朱孔孟思想歧點	一二九

一〇、四書義理之展演……	一六五
一一、孔子思想與此下中國學術思想之演變……	一七七
一二、孔子思想與現實世界問題……	一八七
一三、孔子與中國文化及世界前途……	一九三
一四、孔子思想與世界文化新生……	二〇七
一五、孔子與世界文化新生……	二二七
一六、民族自信心與尊孔……	二三九
一七、孔子之史學與心學……	二五一
一八、中國近代儒學趨勢……	二五九

一 孔子誕辰勸人讀論語並及論語之讀法

論語應該是一部中國人人必讀的書。不僅中國；將來此書，應成爲一部世界人類的
人人必讀書。

讀論語並不難，一個高級中文中學的學生，平直讀其大義，應可通十分之四乃至十分
之五。

讀論語可分章讀，通一章即有一章之用。遇不懂處暫時跳過，俟讀了一遍再讀第二
遍，從前不懂的逐漸可懂。如是反覆讀過十遍八遍以上，一個普通人，應可通其十分之六
七。如是也就夠了。

任何人，倘能每天抽出幾分鐘時間，不論枕上、廁上、舟車上，任何處，可拿出論

語，讀其一章或二章。整部論語，共四百九十八章；但有重複的。有甚多是一句一章，兩句一章的；再把讀不懂的暫時跳過，至少每年可讀論語一遍。自二十歲起到六十歲，應可讀論語四十遍。

若其人的生活，和書本文字隔離不太遠，能在每星期抽出一小時工夫，應可讀論語一篇；整部論語共二十篇，一年以五十一星期計，兩年應可讀論語五遍。自二十到六十，應可讀論語一百遍。

若使中國人，只要有讀中學的程度，每人到六十歲，都讀過論語四十遍到一百遍，那都成聖人之徒，那時的社會也會澈底變樣子。

因此，我認爲：今天的中國讀書人，應負兩大責任：一是自己讀論語；一是勸人讀論語。

二

上面一段話，我是爲每一個識字讀書人而說；下面將爲有志深讀精讀論語的人說，所說則仍有關於如何讀論語的方法問題。

讀論語兼須讀注。論語注有三部可讀：一是魏何晏集解；一是宋朱熹集注；一是清劉寶楠正義。普通讀論語，都讀朱子注。若要深讀精讀，讀了朱注，最好能讀何晏所集的古

注，然後再讀劉寶楠編撰的清儒注。不讀何劉兩家注，不知朱注錯誤處，亦將不知朱注之精善處。

最先應分開讀，先讀朱注，再讀何劉兩家。其次應合讀，每一章同時兼讀何朱劉三書，分別比較，自然精義顯露。

三

清儒曾說：考據義理辭章三者不可偏廢，讀論語亦該從此三方面用心。或疑讀論語應重義理，何必注意到考據辭章，以下我將舉少數幾條例來解釋此疑。

第一，讀論語不可忽略了考據。如：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讀這一章，便須有考據名物的工夫。古代的大車小車，體製如何分別，輓和軌是車上什麼零件，若這些不明白，只說孔子認爲人不可無信，但爲何人不可以無信，不懂孔子這番譬喻，究竟沒有懂得孔子真義所在。好在此等，在舊注中都已交代明白，如讀朱注嫌其簡略，便應讀古注和清儒注。務求對此項名物知道清楚了，本章涵義也就清楚。萬不宜先橫一意見，說這些是考據名物，不值得注意。

又如：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這兩章，孔子論及禘禮，那是有關制度方面的事。禘究竟是個什麼禮？灌是此禮中如何一個項目？爲何孔子看禘禮到灌以下便不願再看？那必有一番道理。孔子弟子們，正爲有不明白孔子心中這一番道理的；所以緊接有下一章，有人問孔子關於禘的說法。但孔子又閃閃不肯說，說我也不知呀！下面又接着說知道了這番道理，治天下便像運諸掌。可見這番道理，在孔子心中，並不小看，而且極重視。現在我們只能說，孔子講政治極重禮治主義；但孔子主張禮治之內容及其意義，我們無法說。若只牽引荀子及小戴禮等書來說，那只是說明荀子和小戴禮，沒有說明孔子自己的意見！

若要考據禘禮，那不像大車小車輓和軛般簡單。古人對此，聚訟紛紜，莫衷一是。似乎非專治考據，無法來解決此難題。其實也並不然。前人引經據典，提出的說法，最多也不過四五種。我們只要肯細心耐心，把此四五種異同之說，平心研討，自然也可明白一大概。壞是壞在我們先有一存心，說這些是考據，和義理不相關。其實這兩章的考據不明，則義理終亦無法明。

現在再說，讀論語不可忽略了辭章。

我此處所說的辭章，包括字義、句法、章法等，即純文學觀點下之所謂辭章亦包括在內。如：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此章似乎甚爲明白易解；但中間發生了問題，問題發生在之字上。究竟是晏子敬人呢？還是人敬晏子呢？之字解法不同，下面引伸出的義理可以甚不同。朱子是解的人敬晏子，古注解作晏子敬人。現在我們且莫辨這兩番理義誰是誰好；我們且先問孔子自己究如何說。這不是一義理問題，而是一辭章問題，即是在句法上，此之字究應指晏子或他人。就句法論，自然這之字該指的晏子；但又另有問題發生，即論語的本子有不同，有一本卻明作：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人敬之。下句多了一人字。若下句原來真有一人字，自然又是古注對。此處便又牽涉到考據學上的校勘問題了。

牽涉到校勘，便要問這兩個不同之本，究竟那一個本更有價值些。鄭玄本是不多一人字的，皇侃義疏本是多一人字的。但皇侃本在其他處也多與相傳論語有不同字句，而頗多不可信，則此處多一人字，也不值得過信。至於其他本多一人字的還多，但皆承襲皇本，更就無足輕重。因多一人字始見是人敬晏子；則少一人字，自當解作晏子敬人。而多一人字之本又不值信據，則此問題也自然解決了。朱子注論語，豈有不參考古注異本的？但朱

子只依鄭玄本，知在此等處，已用過別擇工夫。

五

又如：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這一章的問題，較之上引一章，複雜而重大得多了。從來讀論語的，對此章不知發生過幾多疑辨。直到民國初年新文化運動掀起打倒孔家店的浪潮，有人把此章編了子見南子的話劇，在孔子家鄉曲阜某中學演出，引起了全國報章喧傳注意。可見讀論語，不能不注意到此章。討論孔子爲人，亦不能不注意到此章；斷不能不先從字義句法上入手，這即是辭章之學了。

孔子做了此事，他弟子心感不悅，孔子沒有好好陳說他所以要做此事之理由，卻對天發誓，那豈不奇怪嗎？所以從來注家，都對此章矢字作別解，不說是發誓；獨朱子注明白說：矢，誓也。朱子何以作此斷定？因下文是古人常用的誓辭。朱注又說：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可見此處朱子也用了考據工夫。其實朱子此注，如改爲凡上用所字下用者字之句，是古人之誓辭，就更清楚了。其後清儒閻若璩在四書釋地中把關於此種語法之例都詳舉了。近人馬氏文通也曾詳舉一番，可證明朱注之確實可信。

朱子既根據這一判定，下面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三句，解作若我所行不合於禮，不由其道，則天將厭棄我。這一解法，也確實可信了。許多對矢字作曲解的，對下面否字也另作曲解，那都不值得討論了。

照字義語法講，朱注既是確切不移，但仍然不能使人明白這全章之意義。南子是一位有淫行的女人，孔子見之，卻說合禮由道，這是什麼意義呢？朱子在此處，特別添進一句，說：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此一條又是考據。若我們明白了這一層，子見南子這一件事，也無足多疑了。

論語中像此之例還多。如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陽貨饋孔子豚，孔子便不得不去見陽貨。朱子注此章亦引據古禮，說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經朱子加進了這一番考據，情事躍然，如在目前了。現在孔子在衛國受祿，衛君的夫人要見他，照禮他不得不往見；近代社交，也儘有像此類的情節，那有什麼可疑的呢？

清儒說：訓詁明而後義理明，考據明而後義理明。朱注此章，真做到了。清儒對此章之訓詁考據，則反有不如朱子的。

但這裏仍有問題，清儒是肯認真讀書的。朱子所說那條古禮，究竟根據何書呢？清儒毛奇齡會遍翻古籍，卻不見朱子所說的那一條；於是再翻朱子的書，原來朱子也曾自己說：是於禮無所見；因說朱子是杜撰。但這裏至少可見朱子也曾爲此事而遍翻古禮，才說於

禮無所見。朱子也知要明白這一章的情節，不得不乞靈於考據，於是才遍查古籍的。但古籍中雖無仕於其國必見其小君之一條，也並無仕於其國必不得見其小君之一條。如衛封人欲見孔子，說了一番話，孔子也就見他了。南子欲見孔子，也說了一番話，這番話史記曾載下，說：四方之君子，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是南子欲見孔子之請辭，十分鄭重，而又懇切。史記又說：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是孔子辭而不獲始去見。史記又記其相見時之禮節云：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在絺帷中再拜，環佩玉聲璆然。我想朱子根據史記此一段記載，說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不能說他完全是杜撰。清儒硬要說無此禮，反見是拘得不通了。古代的禮文，那能逐條保存，盡流傳到後世；而且社會上的禮節，又那裏是件件要寫下正式條文的呢？可見我們讀書，需要考據；但考據也解決不了一切的問題。又考據也有高明與不高明之別。朱子此條，在我認爲是極高明的了。近人認宋儒輕視考據，或不懂考據，那都是門戶偏見。

但這裏仍有問題。若果如朱子解法，孔子何不直截了當把此番話告訴子路，卻要急得對天發誓呢？朱注對此層，仍未交代明白，所以清儒仍不免要多生曲解。此處讓我依據朱注再來補充說一番。

說到這裏，便該注意到本章中子路不說之不說兩字上。今且問：子路不悅，是不悅在心中，還是不悅在臉上，還是把心中不悅向孔子直說了？依照本章上下文的文理和精神，